

污腐败等问题”。

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，但北京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谈论1978年——那一年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，邓小平在会议开始前发出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团结一致向前看”的号召，开启了1980年代的改革。两年后的1980年，中共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份历史性的决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正式否定了“文革”，并指出毛泽东对此“负有主要责任”。

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，温家宝说，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，实行了改革开放。但是“文革”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，并没有完全清除。

1980年8月18日，邓小平提出要进行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”。他认为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“权力过于集中”的问题，而这也是造成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、最终发生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主要原因。1987年，在中共十三大之前，《人民日报》重新刊登了这篇讲话。

和胡锦涛一样，温家宝当时也重申了邓小平的看法，说他“深知”，要解决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，“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，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”。

这些都让2012年和1978年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。多位采访对象向本刊记者提到这个年份。重提1978年反映了改革本身的困境——改革面临着强大的阻力，也缺乏足够的动力。1992年以来偏重经济体制的改革，目前困难重重。和1978年不同，如今阻力不是来自观念，而是来自利益。

温家宝还说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，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，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，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。他呼吁“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”。

事实上，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北京，

“紧迫感”是最容易感受到的气氛。胡锦涛的讲话和温家宝的忧虑引发了广泛的共鸣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对本刊记者说，“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，已经不能单靠经济发展，也不能靠细枝末节的碎片化改革，而要在一些关键性的政治领域做出改革。”

所谓“关键性的政治领域做出改革”，在汪玉凯看来，首先是官员财产公开和司法改革。

展望2016

汪玉凯和于建嵘都认为，十八大上产生新的领导层之后，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和政策的民生取向，仍是他们最首要的任务。

在较早的一次采访中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对经济前景表示担忧。他向本刊记者指出，到2012年7月底，全国银行贷款余额62万亿，其中企业贷款余额为43万亿，由于企业利润在2012年持续下行，他担心会出现大规模的违约，导致银行坏账率将急剧上升，引发金融风险。

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中心教授李玲表示，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问题。尽管沿海地区的部分企业遇到了问题，但她认为，那只是调整增长模式时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尽管GDP增速将不可避免地下行，但作为一个地域广大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，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调整空间。她认为，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福利政策中去。

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的10年间，中共中央推动政府重建了社会保障网，实现了医疗保险的全覆盖，并弥补了养老制度的不足。这成为10年来中共执政的最大亮点之一。于建嵘认为，在2016年之前，这仍将是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。但在经济稳定之后，改革的重心必须转移到政治领域。

尽管受访者都谈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，但像于建嵘这样给出具体时间表的做法，通常被认为是过于乐观，而且没有估计现实政治的复杂性。何况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，其政治意愿都受限于经济情况。世界经济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，受此拖累，中国经济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

韦森认为，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应该调低对经济增长率的过高预期，并着力改变中国经济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，特别是财政使用方式。他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够推进预算公开，使人大真正发挥对预算的监督作用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让人大代表真正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。至于地方政府出现的财政困难状况，于建嵘认为，只要政府管住那些“体制外不可预知的开支”，财政状况就会改善。

不管是让人大代表真正监督财政使用状况，还是让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财政开支，都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。

无论如何，“政治改革已经不可避免”，汪玉凯分析，“但新的领导人可能会强调渐进”。

汪玉凯认为，维稳的思路和工作方法都必须有大的改变。在裁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，司法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他和于建嵘都认为，司法改革是下一步中国最迫切的任务。

如果司法不能独立地发挥裁决作用，就无法树立法律的权威，于建嵘说，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，最后，矛盾就会全部集中到了政府和执政党身上。他提到最近发生的几起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，政府取消了若干投资规模巨大的工业项目，这为中国经济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，还“打开了想象的空间”——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乏裁决机制的现状，同样的事件可能一再发生，而政府的反应也不得不遵循同样的逻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2016年的故事仍然和1978年的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。■